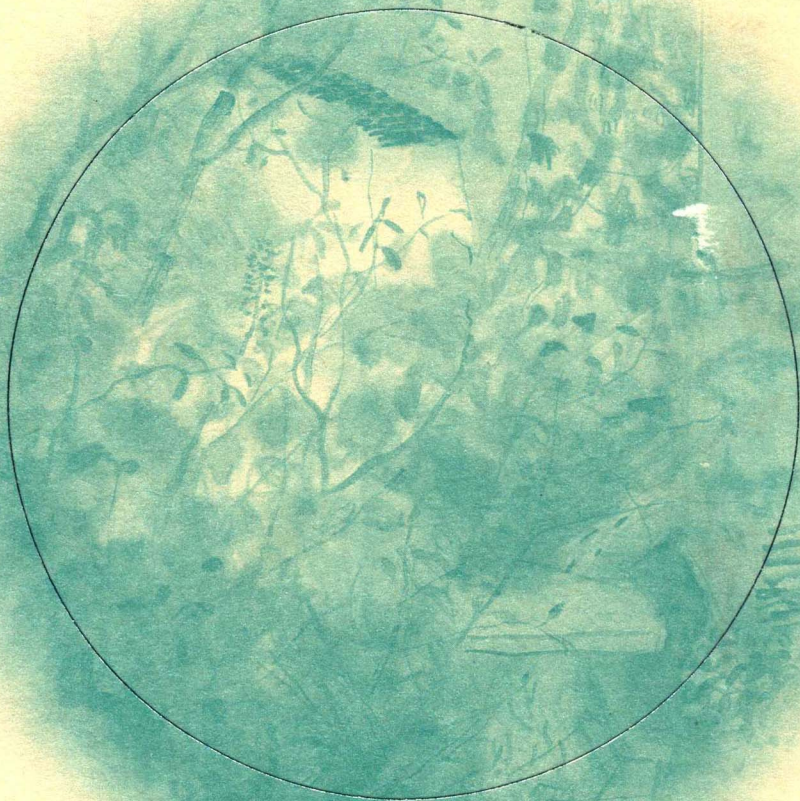


向往乐山又乐水

对影  
Duiying



1484013

对影丛书

向往乐山又乐水

河北教育出版社

彭见明

Xiang wang le shan you le shui



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84013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向往乐山又乐水 / 彭见明著; 方向绘.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5.1

(对影丛书)

ISBN 7-5434-4893-9

I. 向... II. ①彭...②方... III. ①散文—作品  
集—中国—当代②水墨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 I267 ②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7071 号

责任编辑 / 康 丽 张子康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肖 辉 郭丽娜

版式设计 / 王海鲸 贾 英

---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出 品 /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

制 版 / 北京图文天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 深圳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1/16 13.5 印张

书 号 / ISBN 7-5434-4893-9/J · 3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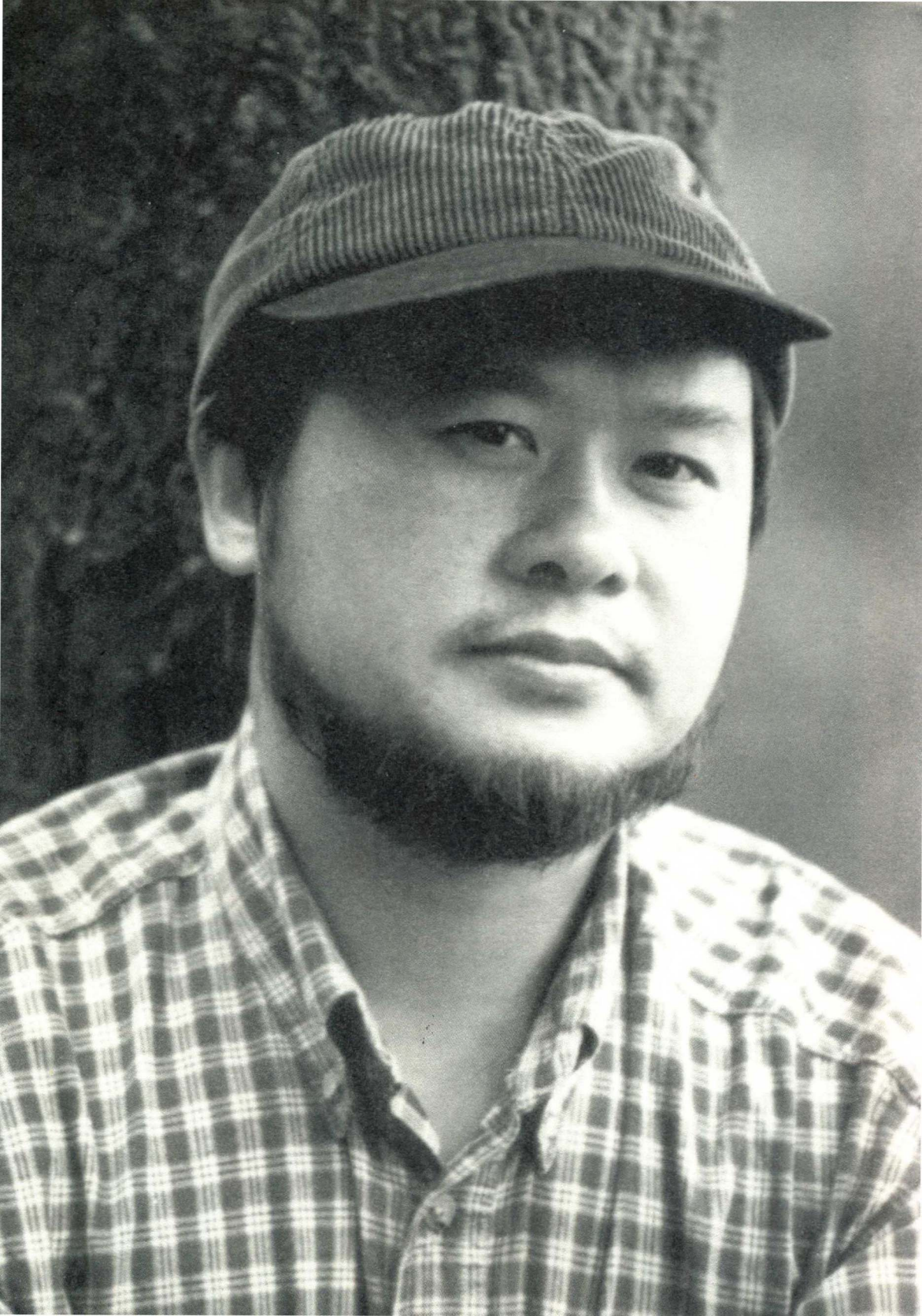
出版日期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58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 彭见明

彭见明，湖南省平江县人。一九八〇年开始文学创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著有长篇小说《泽》《玩古》《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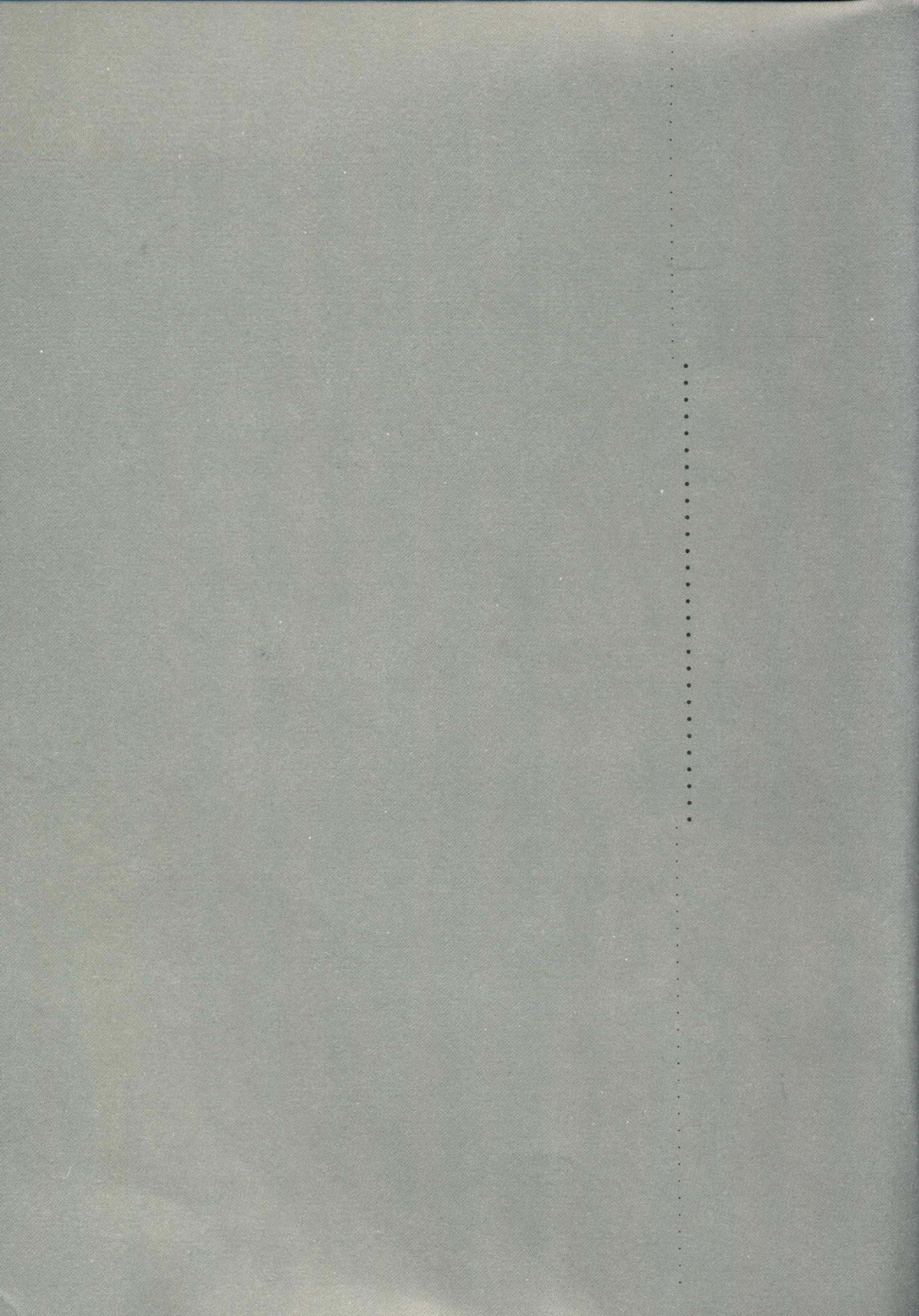
说《将军和他的家族》《大来兮》等八部。其中《玩古》（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五年）说奖。

获“八五”期间全国优秀长篇小说。著有小说、其中小说《那山

散文、报告文学集十二部。那人那狗》获一九八三年全

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同名电影获第十九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七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观众最喜爱的影片”奖；印度国际电影节“银孔雀”奖；“日本电影艺术奖”最佳外国电影奖等四项年度奖。





# 向往乐山又乐水

序言

彭见明

· 一位画家，特别是艺趣相投的画家合出  
· 一本集子，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情。

· 不难看出，在这本集子里，我与画家方向，  
· 是深爱着乡村的好山好水好空气乃至一切一切  
· 的。我们用各自的笔，津津乐道描述着在人  
· 们看来也许微不足道的一砖一石、一滴  
· 水、一片树叶。显然我们也画过写过另  
· 外的东西，但我们不约而同地捧出  
· 这些浸淫着乡情的卷子，这并非  
· 刻意，应该说这些作品最能表  
· 现我俩此时此境的艺术感  
· 受。尤其是“非典”肆虐  
· 都市的时候，让我们更怀  
· 念乡村。当艺术界种  
· 种探索的、先锋的、  
· 时尚的猎猎旗  
· 帜搅得人们眼  
· 花缭乱的时候，我们更钟爱乡村的朴素和恬静。

也许我们的做法有些老套有些不合流，却也一时无从改变，做艺术最要紧处是尊重自己的感觉，惟一该用心良苦乃至呕心沥血的是发

现自  
我、肯  
定自我、挖  
掘自我、完善  
自我，最终让自  
我被大众所接受所  
欣赏，成为大众一员，又  
是独立于大众的自我，而  
画什么写什么则无关紧要，尽  
其所爱、尽其所兴好了。

于是释然，自得其乐。但惴惴不  
安的是：大众能认可我和方向吗？能给  
一点掌声吗？至此，我们应当时刻警惕：好  
自为之。

古人有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方向和我，  
谈及山水村野，便难断话头，我们是乐山乐水的——



显然，要  
挨上仁者和  
智者的边，恐  
怕还相差甚远。

想古人所推  
崇的乐山乐水的仁者  
和智者，绝非去乡间郊  
游、打猎、垂钓、吃土菜的  
休闲人等；也不是生于斯长  
于斯看厌了山闻厌了水而吆五  
喝六结伴去城里打工的泥腿杆子；  
亦不是背着画夹子汗爬水流去风景  
优美的村野写一阵子生和将民俗趣事、  
景物风雨或如实或所谓抒情地码成文字的  
所谓山水画家和乡土作家。

高人之乐，绝不止于皮肉之乐，表象之乐，  
即兴之乐，为乐而乐。是为寻找和追慕深深地沉  
积于广袤山水之间的丰厚的历史文化而乐，是为天  
工所造的最质朴最丰富最生动浸淫着日月精华的无与  
伦比的天下大美而乐。

此道来，面对好山好水，便会给作家画家，设置一  
个很高的门槛，我们能跨进整个门槛，悟得仁者和智者的一  
丝境界和风采吗？

在这本集子里，只是能够说：方向和我，多少有了一些觉悟，  
这个觉悟便是试图跨进那个令我们梦寐以求的门槛。我们努力想以  
自己的方式跨越，平心而论，我们只是也仅仅是在行进的过程中。

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给了我们一个联手跨越的掌声。如果日后可能  
做得更好，便算是没有辜负这份掌声了。

二〇〇三年六月十日

目  
录

1  
神树

11  
纪念红薯

29  
家蛇

35  
云山牛记

39  
巴陵屠狗记

43  
猎鳖记

47  
瓜骂

49  
世界最高处的石头

51  
藏獒

55  
活不完的人 吃不了的酒

59  
笔缘

63  
父亲的房子

79  
一个也叫先生的先生

85  
压岁莞拾遗

87  
神圣的岁首之日

89  
壮哉白鹤

91  
闲话湖南人

101  
走进方向的方向

# 神 树

那时候在凡是有了些年份的老屋旁，必是伴随着高大的老树的。一个远方的来客不必看见屋宇、不必看见灯火，远远的看见高出丛林的老树，便可找到人家。最大最高最老的树不在山中，而是活在人间，她总是依恋着人畜屋宇。但在我们的心中，她决不是人们的卫士，更不可看作是奴仆，老树在我们心中是一个庄严得令人疏远的形象，她的庄严超过村寨里

任何一个辈份和威望同样高的长者。

我们甚至有些惧怕老树！

这种惧怕与生俱来。

我们从小就习惯绕开老树走，我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任何一处田畴、地角、山村、水塘边屙屎屙尿，但有一根神经提醒我们：要看一看周围有没有老树。任何一个调皮的孩子也不敢在老树底下撒野，就是远离老树，也不敢将屁股和小鸡鸡朝着老树的方向排泄，屎尿再急，也会注意



调节方向。

我的故乡故人乐于在神的统领下生活。大小神庙均匀地分布在山岭、河渠、垅田之间。庙宇的社会分工是管阴间的事情。大一点的叫庙，供着泥塑的或木雕的菩萨，并有僧道或尼姑住持，其管辖范围相当于阳世的乡，庙里供的菩萨一般由千百年来广为流传的社会名流来担任，如关公、济公、吕洞宾等。也有本地名流，如某年该地出了个大孝子或有成就的文臣武将，都可以推为领受香火供奉的菩萨。一个菩萨一炉香，这香火可是不能断的，一旦断了便是阳间有难了。香火不断，菩萨也不能换，不像阳世的乡上可以经常换人。

比菩萨小一级的叫做“城隍”，也有叫“社主”“神方”的。社主、神方也有庙，却是很小的，只有个把人高，内面也不设僧尼把守，职责相当于村。村大设社主，村小立神方。

阴间最低级别者叫土地。土地神的管理范围一般便是一个山头，或十来户人家，或一条山垅，或几口池塘了。就如《西游记》里面孙大圣若要问路或是打听此山住的是何妖怪，一顿金箍棒，那须发皆白的土地公公便颤颤抖抖从地里冒出来回话。

土地也是有庙的，但这庙就小得可怜了，如一个床头柜那般大小，仅有一个庙的形状，“金”字形的屋顶，前面开着不设门片的庙门。土地庙在我的

故乡可谓星罗棋布，土地神虽小，也是不可轻视的，庙不大，无泥身和木身的菩萨，但也是必须供奉的，也要选个好地方立庙。

土地神的办公地点，一般就设在乡间最老最大的树旁了。非但土地庙，所有乡级和村级的庙宇，一般都是有大树簇拥的，为何大小庙宇都要傍树而建？我一直找不出什么依据来。我曾想起成语中有“树大招风”一说，便想到树大还是惹眼的，管着阴间事务的执事机构当然也应设在醒目的位置，这便于工作，亦如阳世的安排一样，重要部门要设在当道显眼之处，便于人们寻找。我还想起若干古典神话故事里面老树成精的故事，树活久了，饱受日月精华，长生不朽便要成精，狐狸、蛇蝎、鱼虫皆可成精，树岂不能？土地神尽管是天下最小的神，毕竟是神，就是树精也不得不听其调遣的，做着土地官，毕竟手下要有人当差，唤树精易，大概这也是土地庙要傍树而造的道理吧。

有庙必要有香火养着，没有香火也不能叫做庙。那时候我们山里大大小小的庙宇都是香火不断的，每经过有大树的地方，远远便可闻到草香的气味，我们山里那些善良的人们，老老少少都信神的，很小的时候我们便由大人领着去敬奉各路诸神，朝所有庙宇磕头。我们无师自通都会三跪四拜，其跪姿都十分流畅、利落，很小就学会在神面前问卦，能将阴阳双卦抛出优美的弧线。我们不光学会了虔诚的动作，内心深处对神的敬重和信服，一点也不比

大人差。

在我们人生最初的功课里，不但要朝拜各路菩萨、社主、神方、土地，那时候，家家户户还都供着家神的，堂屋的正面墙上便是神龛，接什么样的家神进屋，是没有统一标准的，只要有神号（就如职称吧）的大小诸神，都可由主家的职业偏好来选择。我家祖父和父亲都是懂点医理、上山挖点草药、替乡人治治跌打损伤的，因而我家堂屋里敬奉的是药王神。每有伤筋折骨的求上门来，便烧香点烛祭起药王神，有了神助，我的祖父和父亲就是将患者治得比杀猪的叫声还惨也不怯场。

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我的乡亲们都要给各路诸神去上香，而家神则是每天清早都要上香的，虔诚的人家早晚各上一次。乡人这般乐此不疲地信奉敬仰神明，当然也是有所求的，最可看得见摸得着的便是有个大小病痛必求神医治。凡有个头疼脑热或肚子不舒服的，到香炉里求一撮香灰，回家用开水泡了喝下，睡一觉，便算是治了，一次吃不好，再吃几次。生疮长疔养了痂子，请庙里的僧道去菩萨的大



肚子里求一包陈茶，回家用水煎了，慢慢清洗，一般也就无需再用什么药了。昔日善男信女进贡寺庙之物无非是清油、茶叶之类，归根结底，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显然，神化后的乡中俗物，便是灵丹妙药了。我小时候不知喝过多少香灰汤了，一有小毛病便一边喝着香灰汤一边默默祈祷诸神保佑。至今一记起那种情境，胃里还可翻出香灰汤的味道来。

在如此庄严神秘的尊神气氛中，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自然养成了敬重神明的良好习惯，别说不敢朝神明庙宇老树撒尿，甚至连脏话痞话也不敢在树旁说，吐口痰也要选择方向。若是开罪了神明，日后肚子疼脑壳疼谁给治？而特别重要的是：今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所有发财、读书、当官、保平安的希望都是要拜托神明庇佑的。老一辈人还告诫我们：一个人死后上天堂还是入地狱，也要看你在生是否从善，上天堂也是要靠神明推荐的。不过这些目标实在离我们还太遥远、太虚渺，就凭现实的目的，就足够我们重视神明庙宇了。

凡是依傍着大小神庙的大树我们一律称她为“神树”。有资格被称为神树的一般都是樟树。樟树寿命长，千年古樟随处可见，要做神，首先必要长寿，连土地公公都是白须盖膝，树决不可不经老。樟树形状好看，枝叶繁茂，四季长青，树枝伸出去可达数十余丈，形如大伞，乡下求神办事都是要许愿的。倘神明治好病什么的，许的最大的愿便是唱戏，给神明也给当地的老百姓看。戏台一般就搭在大樟树下，巨大的浓密的枝叶当顶，可遮挡一个戏班子并数百观众，风雨无碍。樟树还有香樟的美称，散发着终年不竭的香味，此味令虫蚁不可侵。古人册立此木为神树，真是无可挑剔，也会让南方山中所有树们心服口服。

看戏是我们孩提时代最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是尽管手脚发痒，也绝不会在神树下面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什么大树我们都敢攀敢爬，而神树是没有人敢去爬的。在房前屋后的树上竹上刻字割皮是儿时的一个重要节目，神

树自然是没有人敢去动的，她的树身总是最干净最完整的。

神树不是孩子们亲近的地方，却是鸟们的乐园。数十种鸟栖息在此，其歌喉可远播数里，鸟雀齐飞，天都会黑一角。

鸟们产卵孵化的季节，若是经临了一夜风雨，第二天早晨，可见不幸掉下来的碎蛋和羽毛未丰的嫩鸟毙体遍地，乡人不忍看此惨状，忙清扫归堆，用箩筐挑走，挖坑埋掉，成千上百的幼小生命呢，不知驻扎于树下的大小神明怎么就不保护它们。

一棵大树上驻扎着数千鸟窝，除自然的灾害外，没有人去掏鸟窝，更没有人朝它们放铳，它们在此过着安宁的生活。如此看来，鸟们又是托了神明的福的。

鸡、鸭、牛、羊、狗等牲畜是和神树亲近的，树底下是众多牲口爱去的地方，更是避风躲雨的好去处。牲口鸟雀是不忌讳在此排泄的。因树阴下没有阳光，杂草不生，日积月

累的粪便就成了老树的源源不绝的养料,这大概也是神树总是比别的树木长得葱郁健硕的原因之一吧。

一座三两个僧侣的小庙,光是打扫收捡树上掉下来的枯枝落叶,便可应付灶厨柴薪的缴用,无须人们再捐烧柴。香樟的枯枝败叶烧起来都是香的,在我们山地的庙寺周围,终日沁透着这种香味。

众所周知,天下大树集体罹难,被连根拔起当成柴烧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的“大跃进”时期,那时候人们发了疯似的比赛砍树,然后塞进土灶里当燃料大炼钢铁。

生烧的香樟的香味更浓烈,在百里山川间弥漫开来,像阴魂一样在天地间缠绕着经久不散,不知有多少敬仰神树的人们闻着这气味躲在被窝里流眼泪,而大白天在砍树烧火时却不能表现出丝毫手软。当阳世的生命和人格受到严重威胁时,也就无暇顾及阴间诸神的寓所